

高等学校教材

吴国华
主编

俄语与 俄罗斯文化



军事谊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教材

俄语与俄罗斯文化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吴国华 主编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语与俄罗斯文化/吴国华主编. —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8.6

ISBN 7-80027-983-9

I. 俄… II. 吴… III. 俄语—语言教学—语言读物 IV. H35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351 号

书 名: 俄语与俄罗斯文化

主 编: 吴国华 原版主编 顾亦瑾 原版副主编 吴国华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燕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9.25
字 数: 218 千字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027-983-9/G·229
定 价: 16.00 元

说 明

该书是全国俄语专业统编教材《语言与文化——俄语语言国情学概论》(顾亦瑾、吴国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修订版。1991年之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国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必要对原书的某些内容和表述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受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的委托,吴国华同志负责全书的修订工作。此次修订时,除了对某些章节的内容作了较大的调整、增删、修改之外,还新增加了某些章节。与该教材配套的“俄罗斯艺术文化”、“俄罗斯民间口头创作”、“俄语交际文化”、“俄语文化背景知识”多媒体光盘(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重点项目)将由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出版。

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向有关原著作者表示感谢。该书(修订本)能得以顺利出版,是同军事谊文出版社的王启明社长、张丽副社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在此也一并向他们表示谢忱。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五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7)
第一节 符号与交际	(7)
第二节 文化与语言	(12)
第三节 文化的差异	(17)
第二章 词义与词汇背景	(23)
第一节 概念与词汇意义	(23)
第二节 词汇背景理论	(24)
第三节 词汇背景与伴随意义	(31)
第四节 俄汉文化伴随意义之差异	(34)
第五节 俄语不对应词汇	(39)
第三章 俄语词语文化	(45)
第一节 动物	(46)
第二节 植物	(61)
第三节 颜色	(65)
第四节 数字	(74)
第五节 人名	(82)
第六节 地名	(100)
第七节 民俗形象与文学形象	(116)
第八节 东正教节日	(128)
第四章 俄罗斯文化与俄语成语	(134)
第一节 俄语成语的民族文化特点	(134)
第二节 俄罗斯宗教与俄语成语	(140)
第三节 俄罗斯民族心理、审美价值观与俄语成语	(144)

第五章 物质民俗	(150)
第一节 居住民俗.....	(150)
第二节 服饰民俗.....	(162)
第三节 饮食习制.....	(169)
第六章 人生礼仪	(188)
第一节 婴儿的诞生和命名.....	(188)
第二节 成年礼.....	(192)
第三节 婚俗.....	(193)
第四节 俄罗斯民族的婚礼纪念日.....	(200)
第五节 葬礼.....	(202)
第七章 交际民俗	(205)
第一节 交际礼节.....	(205)
第二节 俄罗斯青年行为规范.....	(230)
第三节 俄军礼节.....	(238)
第八章 俄语身势语	(244)
第一节 身势语小议.....	(244)
第二节 非言语交际手段的分类和语义.....	(249)
第三节 俄语身势语的分类.....	(259)
第四节 俄罗斯人特有的身势语.....	(263)
第五节 俄语身势语的特点.....	(269)
第六节 俄语身势语的功能.....	(275)
第七节 有迷信色彩的非言语交际手段.....	(278)
术语	(282)
参考文献	(287)

绪 论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镜子,一个民族文化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表现出的民族心理必定会反映到民族语言中来。

俄语同其他语言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它是俄罗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俄罗斯民族世代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生活经验的概括,所以,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носител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俄语不仅“能够以惊人的准确性表达出相当复杂的现象的本质”,^①而且,它的生动形象和确切比喻常常能引起丰富的联想,从而会产生各种各样受民族文化制约的附加意义。这种附加意义反映的就是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事物和社会现象。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用来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因此,语言的功能主要是交际功能(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同时,语言又反映着操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并将其固定下来,世代相传,可见语言又是知识的载体,这就是语言的载蓄功能(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外语学习的目的,不仅是掌握基本的语音、词汇、语法,也不仅是掌握新的表达方法等语言内部的基本知识,而且还应该获得新的超语言的知识。

语言反映文化。在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部分相似的或相近的,它们可用概念相似或相近的语言手段来表达。然而,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由于受自然条件、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制约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5卷128页。

肯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有一部分不相同的国情。因此,在学习外语时,不仅要掌握表达方式,即语言范畴的新概念,还必须拥有与本国国情不一致的所学语言国家事物和现象的概念。这就是外语教学和学习中必须贯彻的语言国情学原则。

与文化联系最紧密的因素是词汇,包括成语性固定词组、成语、谚语等在内的语言称名单位(номинативные единиц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诸因素无不在称名单位中得到体现。例如:воздух(空气)、стол(桌子)、семья(家庭)、вода(水)、почта(邮局)、транспорт(交通)之类的词,一般通过翻译可以找出对应词,对理解不会产生很大困难。但也必须承认,在这些词汇中也可能包含着不同的背景知识,如果忽视这种差别,可能会造成不解或误解。如 бандероль 一词,在我国的俄汉词典里作“印刷品邮件”解,但在俄罗斯的实际生活中它是指一公斤以下的包裹,不仅指印刷品,还可用这种“包裹”寄果酱、糖果等物。可见,背景知识不详,会造成释义不确切,从而对对应词产生错误的、不等值的理解。

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反映生活的语言是丰富的、细腻的。这种由现实生活所决定的语言中的微妙之处不是单凭语法规则或者词典释义所能解决的,唯有辅以背景知识的诠释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例如:俄语中的 пеня 和 штраф 两词在词典中均释为“罚款”、“罚金”,但在俄文中它们并不是在任何场合均可代换的同义词,而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罚款。пеня 是指未能按期交付房租、水电费一类的费用而必须缴纳的为数不大的罚金,实际上它相当于“滞纳金”;而 штраф 则指因破坏某种法规而被课以的惩罚性的罚款。在词汇搭配上也不一样,分别以 выплатить пеню 和 заплатить штраф 的形式表示“交纳罚金”。如果不了解这种社会背景,就很难正确运用这两个词。

学习语言是为了进行交际,背景知识则为交际的基础。从语言角度看,缺乏背景知识往往造成听话人只明白字面上的含义,并

不明白说话人的潜在含义,从而产生不解或误解,达不到交际的目的。例如,一位保加利亚的中学生在信中对俄罗斯朋友说:“Я закончила год отличницей, но в будущем году постараюсь учиться еще лучше.”。在俄罗斯人的概念中,俄语词 отличница (отличник)是全优生,既然全部功课均得5分,怎么还能更好呢?如果对保加利亚的情况有所了解的话,此句就不难理解。原来,保加利亚学校实行六级记分制,平均5.5分为优秀生,而全部功课均为6分者才称全优生(круглый отличник)。

民族文化诸因素不仅仅反映在语言上,也表现在典型环境中各个人的举止行为上。语言环境与同这种环境相适应的语言加在一起便构成语言情景。在这种典型的语言情景中不仅要解决怎么说、说什么的问题,还要知道该怎么说。这种典型环境中的举止及相应的语言表达合在一起便是国情问题。例如打电话,不仅要掌握打电话的全部过程及可能出现的情况所需要的词汇,还必须掌握常用的“套语”,即俄罗斯人打电话时常用的习惯用语。问题还并不限于此。在俄罗斯电话已经十分普及,公用电话比比皆是,私人电话也属平常,几乎不设分机,更不用说上级领导的办公室了。而在我国所编的教材中出现了给学院院长打电话通过总机转拨的情景,这种细节显然不适用于俄罗斯的国情。他们给长途台打电话要求接线通话时习惯说:“Это междугородная?”,而我们的教材中却用:“Это телефонная станция?”。须知,这一问话只用于请求修理电话机或查询有关电话线路等业务问题的情景。

人们用以交际的手段不仅仅是有声语言,还有无声语言(невербальный язык),即手势、表情、动作等等。不同民族的无声语言有其共同之处,也有其独特的地方,这方面的民族文化因素亦不容忽视。如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以鼓掌方式对报告人、讲课人表示满意或感谢,而同样的情感德国人则以掌敲桌来表达。用点头表示同意似乎是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语言,然而保加利亚人、印

度人却以摇头表示同意。如果忽视了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无声语言,其交际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身势语言不但能在具体的情景中表情达意,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例如: схватиться за голову(猛抓住头)表示“突然想起什么”或者“震惊”、“惊讶”、“绝望”, развести руками(两手一摊)表示“莫名其妙”、“惊讶”、“无可奉告”, махнуть рукой(将手一挥)表示“失望”、“绝望”、“漠不关心”, прижать руку/руки/к груди(将手紧按住胸口)表示“抱歉”、“遗憾”、“感谢”、“请求”, пожать плечами(耸耸肩膀)表示“惊讶”、“莫名其妙”、“不理解”, пощелкать себя пальцем по шее(用手指弹一下自己的头颈)表示“请人喝酒”等等,这些无声语言在交际中能起到有声语言所无法起到的情感表达作用。

一个只有语言能力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文化怪物,因为他只知道语言的语法规则,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也不知道在此情境中该使用哪些社会语言学的手段。

现在人们渐渐认识到,语言至少有两套规则:一是结构规则,即语音、词汇、语法等;二是使用规则,即决定使用语言是否得体的诸因素。一句完全合乎语法规则的话,用于不恰当的场合,说得不合说话人的身份,或者违反当时当地的社会习俗,就达不到交际的目的,有时甚至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语言使用规则实际上就是这种语言所属文化的各种因素。

社会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是一个表达意义的系统,语言的运用不能脱离社会文化情境,应该把语言的研究置于社会文化的网络中。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国情学不仅注意到语言的结构规则,同时也注意到语言的社会文化规则(即使用规则),而且更强调后者,因为前者决定语言可接受的界限,即是否正确,后者决定语言可接受的方式,即是否得体。一般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际时,比较能容忍语音错误和语法错误,如果违反语言的使用规则,就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甚至导致关系破裂。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言的使用规则比结构规则更重要。美国社会语言学人类学派代表海姆斯(D. Hymes)在《论交际能力》一文中曾说过:“语言的使用规则对整个语言形式来说是一个起到控制作用的因素。”例如:初学俄语的人都能正确地说出俄罗斯人名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名+父称)和 Саша(Александр 的简称),可是什么时候用名+父称称呼,什么时候用简称称呼,很有讲究,他们未必很清楚。可见,语言形式的选择并非任意性的。

语言国情学奠基人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和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指出,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必须具备与该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为此,他们在 1971 年召开的“国情与对外俄语教学专题讨论会”上提出,在教学中需要建立除语音、语法、词汇、修辞之外的“第五科”——语言国情学,并强调利用语言的载蓄功能,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通过语言来了解国情。

在外语教学中,长期以来一直把语言结构作为最主要的教学内容,很少考虑到把语言与社会文化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也很少考虑从改革教学内容入手来提高教学质量。

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在外语教学中如何正确处理语言与文化关系成了热门的话题,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外语教学界的重视。语言国情学提出培养语言交际能力,主张在外语教学中建立第五科——语言国情学。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在其编写的外语教学大纲中提出交际能力应包括五个方面的能力,即四种语言能力(听、说、读、写)和社会文化能力(能和另一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和谐的交往),无疑都是对传统的外语教学的一个突破。

我国在 1989 年制订的《高校俄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试行)中提出,“基础阶段教学应充分贯彻交际性原则,重视培养言语交际能力。培养交际能力要求把语言训练与使用语言的环境密切结合,使教学活动尽量符合实际交际需要。”这不能不是一个大进

步。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懂得在外语教学中引入文化的重要性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离解决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问题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华邵教授在《俄语教学改革之我见》一文中谈到的俄语专业学生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正好说明这一点。他指出,学生知识面窄,说话、特别是独白时,不仅表达上有困难,但更多的是由于缺少知识或常识而无话可说(可写);高年级实践课教材的目的性、计划性、实用性差,学生难以把偶然、零碎、分散、无系统的知识用于交际,三年级以后实践能力无明显提高。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近几年来我国俄语教学的新探索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有所冲击,但未能突破,如何突破现有的某些传统教学框框,改变只注重语言结构规则而忽视语言的社会文化规则的现状,重新设计教学内容,导入俄罗斯文化,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中俄两国人民的交往和信息交流也日趋频繁,人们对掌握外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停留在语言的表面已不能满足人们交往的需要,而要求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即不仅要掌握作为符号的语言,而且还要掌握这些符号里蕴含的民族文化信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语言,充分发挥其交际工具的作用。

第一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第一节 符号与交际

1. 符号的基本类型

尽管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只是本世纪初的事,但是在此之前人们就曾对符号进行分类研究。在符号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许多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视角,根据不同的标准,对符号作过不同的分类。

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早在 18 世纪就对符号的分类问题进行过研究,康德在人类学意义上,将符号分成三类:任意的(艺术的)符号,自然的符号和奇迹的符号。^①在康德看来,艺术符号包括以下这样一些符号:表情的符号,文字的符号,音符(乐谱),仅仅为了视觉而在单位之间所约定的符号(数目字),那些以世袭特权为荣耀的自由人的等级符号(纹章),在法定装束(制服和号衣)上的职务符号,表示功勋的荣誉符号(勋带)、耻辱符号(烙印等等),在文章里的标点符号。康德认为自然的符号包括推论的符号,纪念的符号(例如,坟丘和陵园是对死者的纪念符号,废墟是古代国家艺术状况生动的纪念符号)和预测的符号(例如天文学中的符号)。至于奇迹的符号,主要是指天上的征象和奇观(例如彗星,掠过高空的光球,北极光以至于日蚀和月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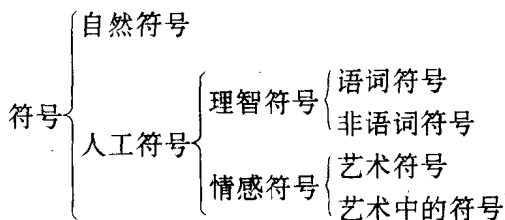
近代权威的符号分类来源于瑞士语言学家、欧洲符号学派的创始人索绪尔。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把符号分

① 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79。

成两大类: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它们包括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事信号,习惯等等,他认为,语言(语音)符号是人类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符号。^①

与索绪尔的符号分类相比,也许美国符号学的创始人、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对符号的分类更加严密完备。皮尔士在其《逻辑作为符号学:符号理论》一文中是根据三种符号关系来对符号加以分类的。首先,他根据符号自身或是一种性质,或是一种实际存在,或是一种普遍规则,而将符号划分为“性质符号”、“实在符号”和“规则符号”;接着,他又根据符号与对象间的关系,如肖似关系,指索联系以及解释关系,而将符号划分为“肖像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然后,他还根据符号在阐释中或是表示可能性,或是表现为事实,或是相关于理由,而将符号划分为“意素符号”、“实存符号”和“论证符号”。最后,皮尔士根据以上这三组九种符号的不同组合,而将所有的符号划分为十大类、六十六种。^②

在现代,许多符号学家也对符号的分类问题作了研究。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美国女弟子,文艺符号学的奠基人苏珊·朗格在卡西尔符号学思想的启发下,从研究艺术问题出发,对符号进行了这样的分类^③: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1.

② 皮尔士.逻辑作为符号学:符号理论.见:符号学,1985,7~22.

③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艺术符号和艺术中的符号”.滕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苏珊·朗格着重对人工符号中的两类符号——理智符号与情感符号作了区分,她认为,虽然艺术和语言都是符号,但是一件艺术作品显然不同于一个语言符号,语言是一种推理性结构,或者说它是一种理智结构的符号形式,而艺术则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

与苏珊·朗格略有不同,当代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尼斯大学的皮埃尔·吉罗教授从逻辑和情感方面对符号进行了分类研究。吉罗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具有社会经验,人的社会经验具有双重性:逻辑的和情感的。那些在社会等级和政治、经济政体组织内标志个人和集团地位的符号,属于逻辑性符号。而那些表现个人或集团在与其他个人或集团相处中所得到的激情和感受符号,则属于情感符号。在吉罗看来,只是从形式上可以将符号分成以上两大类,事实上这两种意指作用的方式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很难截然分开,这与人文科学的不发达,仍存在“野性思维”的痕迹有关。^①

而另一位当代著名的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则认为:“符号这个术语是在一些很不相同的词汇中被发现的(从神学的词汇到医学的词汇),而且,其历史也是相当丰富的(从《圣经·福音书》一直发展到控制论),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符号这个术语才变得非常不精确了;……根据不同作家的任意选择,符号被放置在和它具有类似关系和不同关系的一个术语系列之中:预兆(signal),标志(index),图像(icon),语符(symbol),象征(allegory)。”

2. 符号与交际

符号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人类的交际离不开符号,同样,符号也离不开人类的交际,二者是相互联系、互为前提的。

符号产生于人类的交际并且又应用于人类的交际,交际是符

^① 参见: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怀宇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号所固有的特性,因为交际是符号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离开了人类的交际,符号不仅无法产生,而且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符号本身就意味着交际。

从符号的起源来看,符号产生于人类的交际需要,交际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需要。人本质上是群居者,是社会性的动物。任何人都不能与世隔绝而独自生存,人与人之间彼此需要交换信息,相互需要交流思想感情,人们要结成一定的群体、共同生活,而要完成这些活动,则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于是符号便应运而生。人类创造符号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产生的初期,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组成了社会,也就产生了符号,因为只有通过某种传递信息的媒体,人们之间才能进行沟通和交际,从而组成群体、社会,而这种传递信息的媒体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正是符号。人类创造符号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现代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最早创造的符号是手势符号或身势符号,通常称之为手势语或身势语,它们属于非言语交际符号的范畴;以后又在手势符号或身势符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创造出言语交际符号(包括口头言语交际符号和书面言语交际符号),即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而且人类是在交际活动中创造符号,而创造符号的目的又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交际。英国学者巴格特认为,人类最初是用手势符号进行交际的,由于口腔模仿了手的姿势,“口势”就成为事物的符号了。这里所谓的“口势”,指的是口头言语交际符号,当然也包括说话时的口形即口的姿势在内。拉马克认为,由于交际活动的发展,交际主体的叫声和手势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出现了语言。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其《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最低级的语言是姿势表示的,现在咱们摇头表示否定,招手表示使来,都是姿势语言的残留。”其实,恩格斯早在研究语言学问题时就曾以言语交际符号——语言为例对符号的产生问题提出了十分精辟

的见解。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当每个成员都认识到共同协作的好处,都感到彼此要传递的内容很多,都觉得有什么非说不可的时候,语言就应运而生了。所以,他认为,语言的产生离不开人们的交际,“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偶然落在荒野中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人不在一起生活和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①。可见,人类创造符号是交际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从动态的视角来看,符号的发展变化取决于人类交际的发展变化。符号的兴衰变化依赖于人们交际范围的宽窄和人们交际能力的强弱,人们的交际范围不断扩展和人们的交际能力不断增强,是符号丰富发展的基本前提;反之,人们交际范围的逐渐缩小和人们交际能力的日益减弱,则是符号衰亡的前奏。因为符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新陈代谢的决定因素是人们的交际能力。例如,汉语、英语、俄语等言语交际符号之所以比较发达,与使用这些符号的人们的交际范围的不断拓宽和他们的交际能力的日益提高是密切相关的。其实,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符号的发展与人类交际的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尽管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已经广泛地应用了符号作为其交际工具,但是当时的符号还仅仅是以实物为代表的初级符号,比如,古代民族常常用贝壳、结绳来作交际工具,这是由人们当时狭窄的交际范围和低下的交际能力所决定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人类的交际活动也得到了发展,随着人们交际活动的增多,其交际的范围也有所扩展,正是在这日益发展的交际活动中,人发展了手和脑,人类用来进行交际的符号也从结绳记事、打手势、吐出一些简单的音节,发展到形成语言、文字等高级符号。有些语言学家把言语交际符号——语言的发展分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34.